



通灵者

那些高大的马，突然出现在雨雾深处，惊醒你失神的灵魂：
一动不动地站成汹涌的雕像。你站在马群里，它们是天堂里走失的希望。
它们等待你的到来和大醒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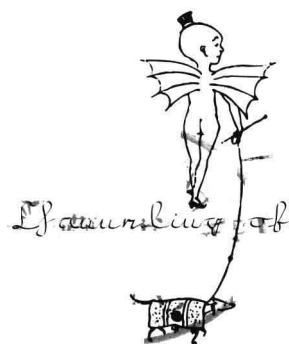
唐朝晖
著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BEIJING YANSHAN PRESS

通灵者

唐朝晖
著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BEIJING YANSHAN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通灵者 / 唐朝晖著. -- 北京:
北京燕山出版社, 2013.1

ISBN 978-7-5402-3128-6

I. ①通… II. ①唐… III. ①散文诗-诗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2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16021号

通灵者

作 者 唐朝晖
责任编辑 李满意
责任校对 石 英 张瑞武 杨小玲
营销编辑 王 然 王 迪
社 址 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路53号(100054)
网 站 <http://www.bjvypress.com>
微 博 <http://e.weibo.com/u/2526206071>
电 话 01065240430
传 真 01063587071
印 刷 北京文昌阁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 889mm × 1194mm 1/16
字 数 200千字
印 张 18
版 次 2013年4月第1版
印 次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
定 价 24.80元

出版发行  北京燕山出版社
BEIJING YANSHAN PRESS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通

灵

者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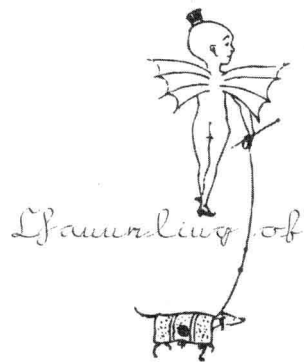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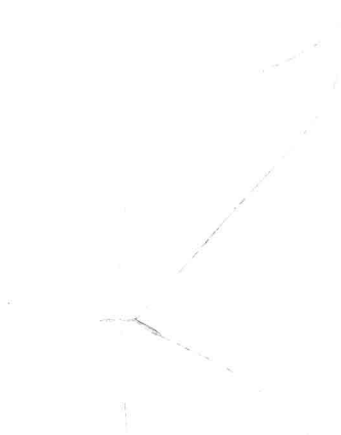
唐朝晖

出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。

湖南湘乡人，现居北京。

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

出版有《一个人的工厂》《梦语者》等图书。



醒来。
生活浮出地平线。
站在镜子前。麦芒铺天盖地，期待阳光，
等待雨水，和雪花的冰晶。
速度，平稳靠港。
城市伸出硬质的手，抓住我的心。疼得平静。
心在哪里？
我找不到疼的位置。



序

什么是“通灵者”？

耿占春

翻开《通灵者》读上几页，不由得要问这个文本是什么，它是一部简约化的小说、独具一格的散文、还是圣琼佩斯那样像热带植物一样语言繁茂的诗篇？这是一个充满魅力的疑惑，就像罗兰·巴特晚年在法兰西学院最后的课程名为“小说的准备”那样令人迷惑，小说一词似乎是一个有意误用的概念，意味着一种文体的自由，一种起源上微不足道的话语，是每次写作都必须重新加以界定的话语形式。唐朝晖的《通灵者》就像是这样一部“解体的小说”。其中的《中国瓷》中这样叙述着：“亲人的遗物在那个时代化为乌有。”似乎朝晖在通过“心灵的密码和暗语”，对一个充满遗物的生活世界进行钩沉式的叙述，但他的话语又是如此简洁，一节之下只有几行，有时仅有一句话——

小镇的婚礼在一个特殊的建筑物里举行。

接下来就再也没有对小镇婚礼的描述，他诉诸一种富有经验的阅读，充分信任想象力，似乎读者就是那个“通灵者”。

事实上唐朝晖并没有把生活情境的连续性再现作为叙述目标，他对生活与记忆的回顾比民间故事的节奏跳动得更为迅速——

七十年代，五岁。从茅屋里出来，已是中年。

事情、青草，绿在脚边。

不可忘记的石头，希望坐下来。

父亲说，事情就发生在昨天。

似乎唐朝晖准备在《中国瓷》里为我们极简约地讲述“一部村庄史”，或以“心灵的密码”编织一部个人的成长史，然而他却又写道：“请习惯听故事的人走开，这里没有故事，只有生命的回音。”有许多生活的碎片，充满偶然性的瞬间。

随着朝晖的描述，我们会渐渐地明白期待中的“小说”在深入“诗”的观念。解体的小说几乎就是对诗的一种追寻：诗，如巴特所说，等于“在一个野蛮的世界中实践微妙”。

下雪的早晨，父母还在睡眠中，我的脚踏进雪里，
踩碎一片片雪花，声音清晰，整个山和田地都在安
静地与我说话，我知道自己还是拥有一点东西的人。

诗意味着一个人突然摆脱了不在场，将惯有的怀疑和确然的信念呈现在世界为之震颤的瞬间。诗对世界的赞同来自于某个已成为秘密的瞬间。这是另一种对生活世界的对抗：不是通过纯粹的否定，而是一种在话语中实践微妙的勇气。对朝晖而言，诗意味着一次救赎文学叙述的机会。朝晖写道：

夜里的一滴水，一朵花，小镇醒来。

沿着她微微的呼吸声，走进她的掌心和指尖桥。



这是世界充满魔魅的时刻。有着“掌心 and 指尖桥”的小镇或许仅仅存在于语言的微观风景中。这里首先是对语言的爱，朝晖说：“一个词语拯救一个时代。”诗是在微末的生活意义受到偶然昭示和流变的威胁时刻的一种“拯救”行为。在意义的生灭之间，在生命的死生之际。诗是对流变中的意义涌流现象的一种微妙的瞬间封存。一种打开式的封存，将之封存在一个同样脆弱的话语瞬间。《通灵者》中有许多这样的瞬间在闪烁——

没人，沙子和风。

细细的沙子。

《通灵者》的叙述并不只指向一个地点，村庄是叙述话语的辐射中心，是回忆性话语的一个聚焦点。“他握着铁路，走向远方。”在村庄的另一端是城市，是他的现在。在村庄与城市之间是他的漫游，也是他的回忆性空间。“多少个我，站在过去的路上，等我转身狠狠地一抱！”——

不同的地方，通过墓碑，从视线消失。

文字缓慢攀爬如建筑物，从退隐的迷雾中渐显出动人之处，落在纸上，拨动惊恐的弦丝，担心声音因尘世的瘴气而窒息。

愿意待在梦境的早晨，阳光照进来。

那些帮助过我尤其是我有所亏欠的人。

晚上，南京炼钢厂金黄的钢水扑向十余位工友……

我希望继续留在工厂，避开那扑向我的钢水。

这些景象指向朝晖写作的时刻，他身边的世界：现在。回忆并不是“通灵者”的全部话语，回忆向现在聚焦，朝晖说：

“用极端的词和内在的力来写句子。”是的，他还用记忆的力量书写现在。罗兰·巴特在“小说的准备”里确认的话语特性是“谨慎，特殊，偶然，适时，分离，瞬间……”这些微妙的特性更深刻地属于诗。《通灵者》的叙述在村庄与城市、记忆与现时之间展开。他从现在这一特殊的时刻谨慎地吸纳偶然发生的经验，完成生活意义的聚集。

昨天有一位二十五岁的女性从这窗户里爬进天空。
每个人都在一片树叶上发言，手势刻在树上。
云，砸下来。

唐朝晖并没有沿着一种时间性的或线性逻辑进行叙述，《通灵者》是解体的小说，是诗歌，也是散文，或者也是散文诗。卡尔维诺说过现代小说的理想形式应该是自传式的、碎片的和短小的。对于《通灵者》来说，首先是确认一个自传经验的叙述人，以便讲述他所能感知与想象的一切，以便他能够由此确立诗歌的话语：每一种事件、每一种感知都是一种特殊的修辞行为。

《通灵者》的修辞方式使之能够转换任何微末的事物：一种模糊的记忆，一种意义的残余物，一种耗散性现实的剩余，一种分解之中的沉淀，一些织物的碎片。这就是“修辞以立诚”的含义，即话语在偶然、流动、片刻的机遇中探索着意义的隐微形式，而不是使叙事话语抽象化、概念化和整体化——

醒来。
生活浮出地平线。
站在镜子前。麦芒铺天盖地，期待阳光，等待
雨水，和雪花的冰晶。
速度，平稳靠港。
城市伸出硬质的手，抓住我的心。疼得平静。



心在哪里？

我找不到疼的位置。

“通灵者”拥有的不是神秘的超验能力，只是通向敏感与痛苦的各种经验方式。连他的解脱方式也是彻底经验化的——

旅行，陌生躲在路上。

旅行，活着走向死亡之地。

旅行，才可以救赎。

旅行确实是“通灵者”提供的救赎方式之一。他说：“我在自行车上，熟悉一个个城市。”然而旅行不是为了熟悉，而是为着摆脱“熟悉”。他知道：“我的肤浅超出想象：几百本、上千本书的一知半解！十个、百个地方的走马观花！”在《你的神迹》里，叙述者对另一个人祝福般地说：“独自远游的只是你的身体，一切没有改变，始终站在你的身后，如诸神的呼吸。”

似乎朝晖没有指望自己再次写出一部小说来。或许他理解的现代写作自身就是变形或解体的小说。不再营造其结构。放弃了人为操纵叙事。这是多重的话语形式，是严格的自传意义上的写作，又要求运用一切诗歌与思想可能性的话语——

这么多人，都一一走进了黑暗的队列中，我又有何恐惧？

黑暗，我站在这里看到的颜色。

在寂静的人群中寻找远征的诗人，寻找安静的智者，与他们对坐。

朝晖的《通灵者》似乎更接近《看，这个人》或纪德的《地

上的粮食》这样的文本，《通灵者》是一种个人纪事，也是“祖国纪事”，又是一种立足于诗歌修辞的话语。他或许接近巴特“小说的准备”里的概念：“小说应该渐渐地被理解为绝对的小说，浪漫派的小说，变化的小说，写作意向的小说；换句话说，被理解为整个作品。”

在《通灵者》中，最接近小说的是《你的神迹》，朝晖在《你的神迹》转换了叙述的人称，转换成以第二人称作为对象的叙事——

你没有兄弟姐妹，你一个人来挑战世界的晦暗。
母亲漂亮得让你欣慰。
父亲配不上母亲的优雅。
父亲的血液来自于底层的命运，你没有说你爱
你父亲，你没有说恨。
你与母亲站在一起。
母亲飘在空气的房子里，一身病痛。

但朝晖不是要写一部已知意义上的小说，只有“通灵者”才能把这些令人感到屈辱的经验或成长史书写为《你的神迹》。她探索着命运之谜：“你知道一个人一次次的叩问构成了——‘命’：一个谜一样的一个词。”她探寻着时间之谜：“听一首歌是不会老的，老的是时间的那层壳。”在此意义上，《通灵者》的写作者知道自己是一个相似于小说的叙事人，一个不断变化身份的代言人，一个寻求着表达多重事物和多重存在状况的多重声音。以探索是否存在以个人内心的秩序或个人的话语秩序回应广阔、庞杂、混沌现实的可能性。

或许应该这样来理解《通灵者》的写作：“必须被认为好像是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在说话那样。”而实际上，在这些叙述话语中说话的是一个非我，即一个“通灵者”，这是一个纯粹思想性的角色，是一个从事纯粹修辞活动的人，它为



着思想和诗歌的存在而言说——

分裂成两个人，面对两个人。

分裂成三个人，面对三个人。

分裂成十个人，面对一个人。

这个人是幸福的。

“通灵者”是这样一个人，他为着修辞的意义及其修辞的愉悦而言说，即使实际上隐藏着对日常之我的损害，他也不愿意停止这种言说的可能性。必须意识到一个以诗学方式言说的人是另一个人，而非一个纯粹心理学或社会学意义上的主体，否则，一个言说者的命运要么通向一座古老的文字狱，要么通向一种不合时宜的主体性的傲慢。

或许，在《通灵者》中，朝晖在一点点地分裂成愈来愈多个人，却一直在面对他自身。为此，他使用着多种文体与多重修辞方式。朝晖所使用的文体与话语方式，还是在“小说的准备”里罗兰·巴特说过的那样：“让散文公开宣称自己几乎是小说吧。”他同时亦毫无矛盾地宣称：“本质的散文乃是诗。”现在，需要把已经零散地表达的意思再次写出：《通灵者》是……散文 = 传记 = 小说 = 社会精神分析 = ……诗。朝晖的写作建立了这个连续的迷人的等式。而阅读就像是试探性地回答——尽管不可能——这个等式所提出的各种问题。

10 **目录** Contents

序 001

中国瓷 001

你的神迹 046

晚安 084

寻找的森林只为生命 096

第一乐章 139

说 145

呼伦贝尔 150

西部 西部 156

通灵者 *Journaling of* II



- 183 与F说话
- 191 我的母亲
- 194 增噶唐
- 204 尘光
-
- 238 绿色的花
- 240 猫
- 245 生命的纷驰
- 249 锈
- 252 等我回家的孩子
-
- 257 “青年原创书系”后记



中国瓷

1

心灵的密码和暗语。

黑色的天空，铺天盖地，我寻找一种称谓，试图走出这段黑的年代之路。父亲说，永远也走不出。

亲人的遗物在那个时代化为乌有。

2

记忆的枝叶青春旺盛地向上生长。

我能够看见的、想起来的每一个人，几个关键的词，和定格的场景照片。

3

担心放弃对黑暗的斗争。

黑的时间混乱地收割着钟表，光阴洒满一地，灰尘扑鼻。

暗的空间扫荡着居所，所幸还有阳光，把我驱除至阴凉处等待，和出征，

我居住在征途的路上。没办法逃离肉身的世界。

4

虫子在黑暗后面走出来。

它看都不看我一眼，即使我用纸把它从院子里抹去……

5

插入锁眼，转动一把锁，打开一扇门。

当爱情老过一百年，我还记得你的样子。

6

在青藏高原写下的文字，会因为缺氧而难受？

面对青海湖，只想大哭一场。

蓝色的水和天空荡涤着人类一切恶习。